

触摸三百年前的海

在《海错图笔记·肆》之中，可以看到张辰亮和聂璜跨越时空的智力交锋。

□ 撰稿 | 彭博雅

在新书《海错图笔记·肆》中，张辰亮也延续了他一贯的科普风格，严谨又不失趣味。并且在摆脱短视频对时长和体裁的限制后，得以科普得更加深入，系统性、体系化地介绍海洋生物知识。抽丝剥茧的考证过程，让这本书既有科学研究的严谨，又像推理小说一样好读。

《海错图》是清朝画家兼生物爱好者聂璜绘制的海洋生物图谱，内容广博，妙趣横生，但是由于时代所限，书中的不少信息存在错误。张辰亮的《海错图笔记》，就是用现代的生物学知识去考证三百多年前的海洋生物，辨析《海错图》中的观点，去伪存真，对本清代著作进行现代解读。张辰亮历时9年撰写了4本《海错图笔记》，共考证了237幅《海错图》原图，才算对这套巨著实现了比较完整的重现。

在《海错图笔记·肆》之中，可以看到张辰亮和聂璜跨越时空的智力交锋。

聂璜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工笔画家，那些他亲眼所见的生物，往往能画得非常写实；而那些他凭想象画的，辨识时以配文为主也能行。但他有时会真假混杂，凭经验和想象对残缺的实物进行补完，非常混淆视听。这时就需要张辰亮化身“侦探”，找出唯一的真相。

例如聂璜所绘“巨螺”，螺壳图像和文字描述都准确地指向夜光蝾螺，但偏偏螺口覆盖的厣与夜光蝾螺对不上号。张辰亮于是从聂璜的配文推测：聂璜获得的“巨螺”是垫在舱底做压舱物，从国外海运来做螺钿饰品的，这意味着运来的只有壳，没有肉，不然会腐坏。而螺的厣与肉相连，因此聂璜是看不到带着原装厣的巨螺的，图上的厣是他凭想象画的。

推理到此，张辰亮不禁吐槽聂璜，一幅画



《海错图笔记·肆》
张辰亮著
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6月

书讯

《珍珠在蒙古帝国》

1221年，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，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，声称为了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。她立即被处决，为了找到几颗珍珠，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剖肚。

具有审美、经济、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，是古代世界的至上珍宝。而蒙古这个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内陆帝国，是其无可匹敌的收集者、支持者、传输者。将影响力扩展到海洋领域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怎样的新起点和新挑战？

埋着这么多坑，跟玩电脑扫雷游戏似的。这种隔空对话感，正是这本书的趣味所在。

在《海错图笔记·肆》中，张辰亮着重驳斥了聂璜的一个错误观点：化生说。

化生说很多都源自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观察。比如“橘虫化蝶”，是指柑橘凤蝶的幼虫变成蝴蝶。当然，化生说毕竟不是科学，不靠谱的案例更多。比如“芦苇化虾”“草子化蚊”，是因为虾、蚊的卵和幼体过于微小，被古人忽视，就以为虾和蚊子是它们附近的植物变成的。

受到化生说的影响，聂璜认为有“枫叶化鱼”“螭螺化蟹”，但枫叶鱼其实是鲷鱼的幼体，而寄居蟹只是占据了空螺壳。这些真相其实在清代也有不少人洞悉的，只是聂璜为了佐证自己的化生说，不予采信，这是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的。我们应当引古人以为今人戒。

而书中关于海洋生态保护的思考，更是为《海错图笔记·肆》注入了现实意义。

《海错图》中记载了一种奇观：蠓山。是指牡蛎附着在礁石上，长成6—9米高的小山。长满牡蛎的礁石，科学界称之为“牡蛎礁”。但张辰亮多番求证，查阅资料，请教厦门、福建等地的专家，都没能找到如聂璜描述般的牡蛎礁。甚至连低矮的牡蛎礁，也由于长期的过度采挖、水体污染、海洋开发，在渐渐消失。比如天津大神堂牡蛎礁，2000年尚有35平方千米的牡蛎礁，到2013年，保存良好的礁体只剩0.6平方千米！

那些聂璜见证过的完好海洋生态系统，如今只能在古籍上一窥，怎能不让今人痛心和汗颜。《海错图笔记》中也提到了科学家们修复海洋生态的努力，禁渔，投放牡蛎壳，复育珊瑚……希望有一天，我们能重现聂璜的海。📖